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（徐州会战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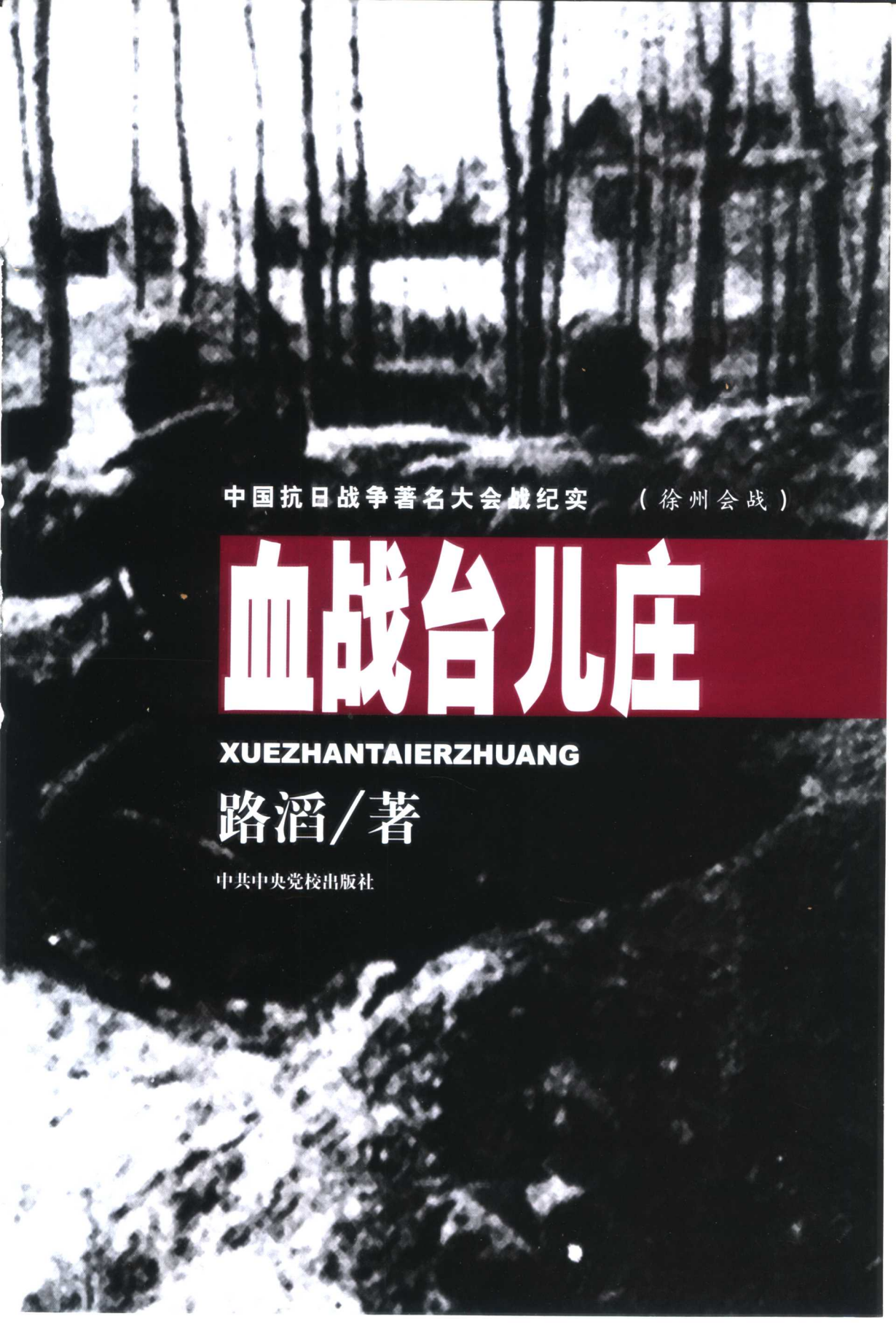
血战台儿庄

XUEZHANTAIERZHUANG

路滔/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XUEZHANTAIERZHUANG



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 （徐州会战）

血战台儿庄

XUEZHANTAIERZHUANG

路滔/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责任编辑　张克敏
封面设计　张禹宾
版式设计　李　灵
责任校对　郝　妍　马丽蕊
责任印制　张志军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血战台儿庄：徐州会战/路滔著. —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2005.2
（中国抗日战争著名大会战纪实）
ISBN　7-5035-3084-7

Ⅰ.血…　Ⅱ.路…　Ⅲ.纪实文学－中国－当代
Ⅳ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4）第 121644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
电话：（010）62805800（办公室）　（010）62805816（发行部）
邮编：100091　网址：www.dxcbs.net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　河北省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
2005 年 2 月第 1 版　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开本：700 毫米×1000 毫米　1/16　印张：25.25
字数：374 千字　印数：1—7000 册
定价：38.00 元

（部分图片摘自《中国抗战画史》、《日本侵华图片史料集》，
请图片摄影者与我社联系）

前　言

《血战台儿庄》问世记

(1)

绝非夸张，打从我记事的第一天起，东洋鬼子在我脑子里的形象，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——魔鬼！

这种“恨”，当然不是天赋，而纯粹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、心地十分善良的老人，自然而然地“灌输”给我的。她，就是我的母亲——一位从8岁起就在日本人开的丝厂里“打茧子”（缫丝）、15岁时就已是个技术十分娴熟的上海纺织女工。

母亲的一生，勤劳善良而又命运多舛：仅在抗日战争中，她那从8岁当童工起开始拼命积攒的那个“家”，就曾先后被日本人的炸弹完全彻底地、毫不留情地焚烧过两次。用母亲自己的话讲，“每一次都是烧得连根筷子都没拿得出来啊！”

第一次挨炸，发生在1932年“1·28”淞沪抗战中。当时，我家住在上海闸北。1月28日晚，日军突袭闸北后，又派遣一群群涂着“红膏药”徽记的轰炸机，冲向了和平居民。只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爆炸，先是几幢楼房冒烟，紧接着，便是一片“棚户区”起火。

“我的房子！我的房子！……”望着虽不富庶但毕竟是自己耗了20多年的心血筑起来的窝，转眼之间化作了一缕青烟，母亲发疯般地哭着，喊着，悲痛欲绝地瘫倒在冰冷冰冷的石子路上……

是因为哀痛过度？是因为悲忧交加？是因为营养缺乏？是因为愁肠百结？……反正，第二年——母亲才刚满32岁，竟已是一头如雪的白发！

第二次挨炸，发生在1937年“8·13”淞沪抗战的第二天——8月14日。那天，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，顿时，大上海成了一个“大火海”、“大血海”：烈焰腾空，墙倒屋塌，残肢断头，触目皆是，景象之惨，无以复加。当时，我家住在恒丰路，一位老邻居至今还

记得：那天大轰炸后，母亲站在弄堂口，望着冲入云端的烈焰，望着无情的烈火又一次一古脑儿地吞没了她的栖身之地和全部家产，竟然一句话都不说，只是失神地久久站立着，眼泪流满了双颊也不去擦一擦，像是一具木偶。十多分钟后，她把一副银手镯——这个人间赐予她的惟一的财富，放进了幼子的口袋里，又掏出手帕给他擦了擦脸，然后默默无语地、直端端地朝着熊熊的大火走去……

她执意与她的家同焚！

“凤子，你不能这样啊！……”我的二婶猛然醒悟，呼喊着母亲的乳名，带着哭腔大吼着，随即飞快地奔上来，一把抱住了母亲的后腰……

大火，整整烧了三天三夜。据目睹过这场大火的老人讲，那天从火中逃出来的烧伤者不计其数：有的烧掉了两只手，有的烧残了一条腿，有的满头秀发被烧得精光，有的半边脸被烧得焦黑……

战争，对权贵、富豪来讲，也许只是意味着鼓鼓囊囊的钱袋里，暂时塌了一只角或是几只角——他们有的是权、有的是钱。据抗战初期的上海有关报刊记载，即使在震耳的爆炸声中，那些太太、小姐们，照样可以喝到香港的牛奶，照样可以穿“西尔蒙”华衣，照样可以精心地涂抹价格昂贵的“蔻丹”指甲油。但是，战争，对一切身处最底层的、不幸的母亲们来讲，则绝对意味着是苦难，是辛酸，是戳心剜肝的灭顶之灾！

我，我的女儿，乃至我的女儿的女儿们，怎样才能永远根绝这种“灭顶之灾”呢？

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第二次中日战争的一个原因。

(2)

岁月的流逝像水一样，常能淘光大脑皮层无数印痕。但有些记忆，任凭历史刀劈、斧砍、水冲，你也劈不净、砍不完、冲不光！

上海市胶州路小学，曾是留下我童年时代无数笑靥的母校。记得在50年代，从我家到学校，需经过一条极为普通的小弄堂——晋元里。从晋元里北口穿进去，拐两个弯，便能看到一座似乎并不被人关注的坟墓。那墓修得很气派，大圆顶从上到下全是用优质水泥精心浇注，就连四周地面，好像也是用水磨石铺设的。圆墓之北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二米处，矗立着一块长方形墓碑，墓碑上端的大理石上，镶嵌着一个戎装笔挺、英气逼人的军人头像。

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那阔绰的坟墓四周，渐渐被高高矮矮、灰灰黑黑的各式各样简陋的民房包围了、挤迫了，使人看起来，这豪华的建筑占据的空间是那样的狭窄，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那样的无足轻重。小时淘气，我和我的那帮“捣蛋鬼”们，常围着坟墓捉迷藏，或者忘乎所以地爬上墓碑的顶端耍威风……

一次，路过这座坟墓时，我指着墓碑上的那个英武的军人头像，好奇地问母亲：“阿妈，他是谁？”

“国民党的一个叫谢晋元的团长。”

“为什么把他埋在这儿？”

“因为他打过东洋鬼子……”

“打东洋鬼子？”我瞪大了眼。

“是啊，”母亲丝毫没发觉我的惊诧，语调十分平缓：“他领着八百壮士死守过上海四行仓库。他死后，来给他送葬的上海老百姓有几十万；听说，装他的楠木棺材板，足有一尺多厚……”

我默默无语。走了好一会儿，又问道：“妈，他……他真的打东洋鬼子？”

“打！当然打啦！”母亲不假思索，滔滔不绝地解答着：“鬼子打上海的时候，我和厂里的姐妹们曾到闸北前线慰问过那些当兵的。啊呀呀，走近一看，真吓人哪！——闸北稻田的那些水呀，血红血红的，尽是那些当兵的淌的呀！在一个土壕里，有一挺‘水机枪’整整叫了一天，把枪管打得红通通的。枪筒里的水打干了，周围又没水，怎么办呢？那些当兵的就拼命地往枪筒里撒尿：尿撒光了，竟然又争着割开自己的血管，往枪筒里灌血！……”

我不知道母亲讲的这些是不是“亲眼所见”，也不知道这些话里到底有没有“艺术夸张”。但是，从感情上讲，我是完全相信母亲说的话的，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心地善良，从生至死73年，似乎从来没有昧着良心地故意编个瞎话去欺骗人、捉弄人。

然而，当母亲的话与后来多如蝗虫般的“革命的大字报”发生碰撞时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前者。

这就是“火红的年代”里的我！

不过，此事写到这里还没有完。

过了没多久，我正在外地出差，忽然听人说，谢晋元的坟墓没了——被人捣毁了！为什么要扒他的坟？难道谢晋元真是“假抗日”？难道“八百壮士”真是些编造出来的骗人故事？……对这些疑问，当时没人敢问，也没人说得清。惟有我的父亲——一个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，竟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愤愤地从齿缝间甩出一句话：“这帮畜生，作孽！”

后来，我又听说，正当中国“挖坟”时，在日本名古屋附近的一座山顶上，却突然耸立起一座巍峨挺拔的纪念碑，那碑上恭恭敬敬地镌刻着10多个烫金大字——“为大日本捐躯的民族英雄”。每逢节假日，碑下香火不断，鲜花成堆，人们为之三叩九拜。他们拜的这些“英雄”是谁？竟是那些受到无数中国人切齿痛恨的、早在东京大审判中被判处绞刑的7名战争罪犯——东条英机、坂垣征四郎、松井石根、土肥原贤二……！

一边在拼命地“挖”，一边却在疯狂地“盖”，这实在令豁达而又刚正的父亲长叹不已、恨恨不已：这世界到底怎么啦?！中日两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，为何差别如此之大?！……

这，是促使我关注抗日战争的另一个原因。

(3)

很快，大革“文化命”了，我身不由己地随着千百万“红卫兵小将”，回到了我的老家——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一个小村里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。这里，虽然素称“鱼米之乡”，但万千乡亲也仅能瓜菜代式地填饱肚皮而已。

村西头，住着一位年逾花甲的、与我同祖同宗同姓的“老贫农”，按辈分，我应叫他“二叔”——但我从来没有这么称呼过他。可他呢，每逢与我照面，总是客客气气地称我“侄少爷”——尽管他明知我的父母从年幼时就都是清一色的产业工人，并未当过什么老板，挂在腰带上的钱袋子似乎也从未膨胀过。据说，“老贫农”性格刚烈，平时说话没轻没重、没高没低，加之排行老二，于是，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——“没头小二”；又因“没头小二”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当过兵，打过仗，负过伤，于是，他又多了一顶臭

名远扬的黑帽子——“老兵痞”。

“老兵痞”，面黑，肤糙，精瘦，矮小，家中极穷。记得那年已是腊月二十四了，我见他们父子三人还蜷缩在那座狭窄的、仅用着几根破毛竹支撑的茅草棚里。棚中无床，三个人完全是钻在满地铺着的稻草窝里；窝中无被——因为那床黑得已失掉了本色的棉絮早已是千疮百孔。我环顾四周，一圈泥墙也早已被烟火熏得黑咕隆咚，棚里所值钱的家当，似乎只有那只架在几块土坯上的大铁锅——按当时的市场价格，最多恐怕也就值个2元多钱吧。

虽然穷得“比无产阶级还要无产阶级”，可“没头小二”却有个极坏的癖好——嗜酒如命。一旦三两酒下肚，他那张满嘴的黄牙被自制的“喇叭筒”旱烟卷熏得黑呼呼的大嘴巴，常常利索得像个超级演说家。

一次，我路过他那座用几根毛竹撑起的茅草棚，他正倚在门框上独酌，黝黑的面孔上已微微泛红。一见到我，他立即站起身，很热情地打招呼：

“侄少爷，你不嫌弃的话，来，喝一盅？”

我婉然拒之。

他并不介意，那裂着三五道血口子的、粗糙得像块礁石的大手，又端起那缺口的小酒杯，很熟练地小小啜了一口。接着，黑牙缝里不停地喷出一股股酒气：“侄少爷啊，别看你是个念书人，但是，人世间的有些事呀，你不懂！”

“不懂？什么事不懂？！”我高高地昂着头，面容冷漠。那时的我，虽然厌恶打打砸砸、冲冲抢抢、骂骂咧咧的“造反派脾气”，却也自以为“根红苗壮”、“才高八斗”而多少变得有些心高气傲。

他并不理会我的“不敬”，抬起那颗瘦骨嶙峋的脑袋，就像一个博学的祖师爷在考问一个童蒙初开的幼童：“请问，你知道我们当年是怎么打日本鬼子的吗？”

“你？……国民党的一个大头兵，还打过日本鬼子？”我冷冷一笑，觉得很好玩。

“当然打过！”他顶真起来，那喷着酒气的大嘴一张一合，掀动的频率越来越快：“……我×他的妈妈的，东洋人的那些数不清的机关枪啊，就像在洋油桶里放200响，就像在铁锅里炒蚕豆，不停地

劈里啪啦、劈里啪啦地响哟！那些稀奇古怪的大炮，震得人的脑门子发抖，炮声一停，东洋人就不要命地往前冲啊！……我×他的妈妈的，我们中国人——不熊！只要一碰到鬼子，就挥起大刀砍哪，砍得那些东洋人的头哟，就像一车车香瓜儿倒进了扬麦场，满地里滚来滚去呀！……”

他讲得十分投入，绘声绘色，手舞足蹈，唾沫星子四溅！

我冷冷地凝视着他，一声不吭，表面上看似洗耳恭听他的“过五关斩六将”，而内心里却是百分之百地以一种极为鄙夷的心态，在默默地玩味着一个“老兵痞”的“反动本性大暴露”。约摸过了10来分钟吧，我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头，冷不丁地问道：“你到底在哪儿打过日本鬼子？”

“台儿庄！”他扬起那颗干枯的、光溜溜的小脑袋，眼里顿时迸射出一股喜悦无比的光：“嗨，就是徐州北边的那个台儿庄嘛！”

“台儿庄？……”

我敢向毛主席保证：这是自我呱呱落脚于这颗蔚蓝色星球以来，第一次听说我国这块雄鸡状的版图上还有个“台儿庄”！

“老兵痞”以为寻觅到了知音，更加动情地陶醉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了：“……我×他的妈妈的，那个仗打得真叫惨哪！你信不信？只要往前跨一步，就能看到五六颗东洋人的断头！一见到鬼子，谁都想把他们往死里打呀。平时，我们一个人只带五六个手榴弹，这次却都拼命带。有时候，子弹和手榴弹全打光了，就冲上去用刀砍、用嘴咬！……我×他的妈妈的，打了10多天，东洋人败了，那些蓝眼睛、黄头发的美国人、英国人，围着我们团长不停地拍照。老百姓从各地寄来的慰劳品哪，更是堆得像座山，好像这些东西就不是花钱买的……”

“够啦！”我猛然断喝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随之，又愤怒地从齿缝里蹦出了两个字：“瞎吹！”

我当时这么做，究竟是出于对他亵渎“革命教科书”的无比愤慨呢？还是出于对他那一口一声“我×他的妈妈的”反感？……我说不清。只记得，我当时横眉竖眼，火气十足，吼完后，又扬起那颗自以为是最革命的头颅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指着他的鼻尖叱责道：“依我看，你身上的那股反动军队里的兵痞子恶性，至今未改！

你再不老老实实，开你的批斗会！”

顿时，老人语塞，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那泛黄的混浊眼珠里灌满了善良、困惑、惊恐、无奈、遗憾、懊悔……

之后，整整一个多月，这个极为复杂的眼神，没从我的印象里消逝过。

(4)

第二年，纯粹是个偶然机遇的撞击，我这个硬邦邦的“红五类”后代参军了。在大西北的一个被人们称为“清水”的戈壁小站上，一列闷罐式军列，蜿蜒着一条极为神秘的军事铁路，把我们拉到了即使在当时最新的军事地图上也寻觅不到的地方——东风航天城。后来，在这个常年遭受着狂风、沙暴、高温、严寒、盐碱侵袭的“神秘禁区”里，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看到了我国的原子弹、人造卫星、运载火箭，飞向了茫茫太空……

在这块与世隔绝的“军事禁区”里，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，“学毛著”自然也就成了士兵们必不可少的“主课”。

读书，对我这个全团惟一的“戴眼镜的臭老九”来说，并不是什么难事，因为多年来我已养成一个绝对称不上是“优点”的习惯——虽不求甚解，但看书极快，自吹“一目十行”。新兵连生活是紧张的，极苦，极累，但是，那厚厚的1406页“毛选”，不到一星期，竟被我一下子“啃”掉了三分之一！

但是，看到453页时，我却卡壳了，因为那上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印着一段话：“不说多了，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，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，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，振起我军的士气，号召世界的声援……”

果真有个“台儿庄”?！……果真是个大胜仗?！……果真是国民党打的?！……

我深感困惑！

我原以为“没头小二”说的“国军大战台儿庄”、“砍得鬼子的脑袋如滚瓜”、“机关枪响得像在洋油桶里放‘200响’”之类，不过是个国民党老兵痞恬不知耻的“瞎吹”、“胡扯”、“反动本性大暴露”而已，当不得真……可现在，为什么连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巨人也认

为台儿庄之战“大大地沮丧了敌人的精神”、“振起了我军的士气”？

我百思不解。

毛主席为什么赞扬台儿庄之战？台儿庄大会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……这些“谜底”，如同一堆香喷喷的可望而不可及的诱人糕点放在孩子眼前，挠得人心里痒痒的。但在当时那种最、最、最“革命”的气候下，作为一个普通士兵的我，是很难对此去一味追根寻底的。

很快，一晃15年过去了——1984年，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和父母在故乡团聚。夜间，与家人闲聊，母亲扳着指头，很平静地告诉我：“你走后，村子里的宗老太太死了、老良基死了、老增山死了、‘没头小二’死了……”

“‘没头小二’？……哪个‘没头小二’？”我竟然早把他忘了！

“嗨，就是村子最西头的那个老兵痞嘛！”

噢，是他！我很平静，平静得如同只是听说地球上少了一只小猫小狗。

一阵长长的叹息之后，母亲沙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多少显得有些苍凉起来：“这老头儿死得真可怜！临死之前，快70岁的人了，大腿上中过东洋人的枪子儿，肩膀上又没什么劲儿，还下河挑水。结果，伤腿一打软，连人带桶滚下了河，摔得个半死。也真是‘黄鼠狼单咬病鸭子’，他躺在床上正哼哼唧唧的，那个大儿子外出，不知咋弄的，又被拖拉机压断了一条腿。仅是三口之家，就有两个成了光吃不干的废人，你说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……他死后，穷得连口棺材都买不起，还是左邻右舍七拼八凑地弄了几块板子。唉，人要是倒了霉呀，喝口凉水都硌牙。这老头儿的一生，太惨！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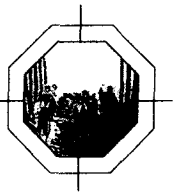
是够惨的，因为他毕竟抗过日，曾为中华民族的独立、自由冲过锋、流过血呀，最终的结局怎么会是这样？……我听着母亲的陈述，从心底也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声叹息。

“噢，对了——”母亲好像想起了什么：“‘没头小二’对你的印象不错呀。他在世时，常常念叨着你呢！”

“念叨我？……”我蓦地抬起头，吃惊得两眼瞪得滚圆。

“是的，”我的父亲在一旁插话了，语气十分肯定：“我记得就在他临死的前一天，他还拄着拐棍，跌跌歪歪地移到我这里讨酒喝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边喝还边问我：'良安大哥啊，我的那位侄少爷现在哪一块给公家做事呀？他在兵营里又升了个什么官儿了？……良安大哥啊，你有福气，前世里修了个好儿子，他既识字又明理，前途一定比我这个老兵油子要强似九千九百九十九倍！……'"

听后，我一阵愧疚。我很想说些什么，但只觉得嘴唇在动，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我又想起了当年他那副"极为复杂的眼神"……

在那"左"得发狂、发昏的年代里，我曾伤害过他那颗古朴的、善良的、毫无伪色的心。时光已经流淌了15年，我至今仍然把他仅仅视为诺亚方舟上的一只可有可无的小猫小狗；而他呢，对我的这一切无知、无理、无情不但不记恨，反而自始至终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、善解人意、自尊自信！

在这位精瘦、矮小、面黑的"小人物"面前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那颗自以为是"最革命"、"最圣洁"灵魂的卑劣、丑陋、渺小！

第二天，鸡才叫头遍，我推醒了父亲："阿爸，二叔的坟墓在什么地方？"

"哪个二叔？"这一次，轮到父亲的两眼瞪得滚圆了。

……

东方欲晓，我踏着晨露，沿着河边采摘了一大把红的、黄的、白的野花。我把花束和随身带来的一瓶家乡最好的烈性酒　　洋河大曲，虔诚地摆在了一个生前被人泼尽污水的抗日老战士的坟头。在那里，我坐了许久许久，想了许多许多……

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冷不防地蹦出了半个红球似的脑袋，把东方半边天烧得红红的，突然，在淡云遮掩的血色之中，我的眼前分明出现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形象：他的右手不停地抡着那把早已卷刃的大刀，脚下，日军的头颅跌落得如同滚瓜；那张曾经咬断过日军喉管的大嘴里，仍然挂着那句夹杂着浓厚扬州口音的愤怒国骂："我×他的妈妈的，我们中国人　　不能！"……

我好像从中悟出了一些什么。

我好像寻到了我的母亲强忍了大半生的苦难之根，乃至我的祖国自1840年之后屈辱了109年仍能挺直着脊梁之源。

猛然，我心底涌出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。直感在告诉我，

像这种被“渴望着写”折磨得焦躁不安的冲动，在一个作家的一生中，恐怕不会太多。

必须抓住它！

于是，在一个太阳烧得鲁南大地成片开裂的苦夏，我毅然跨进了台儿庄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本《血战台儿庄》。

作　　者

路滔，本名濮继红。祖籍江苏江都，生于上海。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，军旅作家，大校军衔，编审。1984年11月出席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，被授予“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”称号。先后出版过报告文学集《血红的焦土》、《祁连山在呼唤》、《“世界岛”闪电》、《奇战·速战·血战》、《世纪沧桑》和随笔杂文集《世态沉思录》、《镜子·警钟·尺子》等书20多部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。

目 录

前 言 《血战台儿庄》问世记/1

第一章 1938：津浦线告急

1. 触目惊心的“大撤退”。唐生智开出“空头支票”。面对长江，李宗仁仰天长叹：“10万大军，打了还不到4天哪！……”/1
2. 31军大施“金蝉脱壳”之计。奔腾的明光河被日军尸体堵塞。正当南线与日寇玩着“捉迷藏”，北线却已门户洞开……/13
3. 仅五六天，韩复榘竟将津浦路扔掉三四百里！一张大网悄悄张开。大战帷幕刚拉开，七粒子弹已射穿一个上将的头颅。/22

第二章 悲壮的108个小时

1. 川军撞上“山西王”。李宗仁微微一笑：“只要打日本，再烂的部队我也要！”孙震副总司令下令122师守滕县。/32
2. 拂晓，界河一带突然响起猛烈的炮声。“机枪！……”姚超伦用哑嗓吼叫着。黄昏，一条毒蛇向滕县爬去……/44
3. 濑谷的建议遭到讥讽。矶谷一个不情愿的“迂回”，迫使川军第一线阵地“不战而失”。危急关头，王铭章“点将”。/58
4. 王铭章决心“破釜沉舟”。11连掏尽了“洋老鼠”。三荡三决，突然，东关城头又冒出一面中国的军旗……/69
5. “弟兄们！……”陈离师长两眼喷火。风险极大的“拆东墙补西墙”。一阵嘹亮的军号声，竟使城里城外的中国

人欣喜若狂。/80
6. 日军总攻6次，寸步难进！“炸！给我把滕县统统炸平、炸焦！……”矶谷廉介发疯了。仍无“佳音”，坂垣怒气冲冲地“杀上门来”……/91
7. 接到“求援”电报，孙震心里难过得如同滚油浇心！东关再次陷入敌手。王铭章挥舞着手枪怒吼着：“弟兄们，我们要拼到最后一滴血！”/102
8. 周同抚摸王铭章遗体悲痛欲绝。300多个重伤员含笑“玉碎”。李宗仁缓缓吐出一句话：“报告委座，我122师自王师长以下，全师殉城，无一投降，至为惨烈！……”/115
9. 战后，孙震总司令有些悲伤、不平。蒋介石提起特制的“天宫牌”湖笔，写了8个大字。王师长的灵柩返乡时，万人空巷……/132

第三章　砍断左臂

1. 李宗仁又迎来一支“杂牌军”。庞炳勋把坂垣视为“凶神”，坂垣却把庞炳勋讥为“蚂蚁”。“凶神”下令：“立即向临沂挺进！……”/140
2. 断气之前，刘震东仍冲着鬼子骂了句：“你奶奶个熊！……”坂垣的先遣队到达沂水。胡希昌的一个排，竟阻击敌人五天五夜！/149
3. 汪大章四次冲进敌阵肉搏。金发女郎惊愕得两眼瞪得滚圆：“庞炳勋？杂牌军？打败了板垣？……”恼羞成怒，“凶神”拼命了！/158
4. 臭名昭著的“坂垣之胆”。庞炳勋咬牙发誓：“即使剩一兵一卒一弹，我也要与临沂共存亡！”想起往事，老将军颓然瘫在了椅子上……/170
5. 一只威风抖擞的雄狮。临沂西郊，突然冒出一支飞兵。多年的积雪终于融化了……/180
6. 徐祖诒与庞炳勋“顶牛”。争论激烈，焦点在于：是死守为上，还是攻守为上？大战之前，张自忠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我希望这一次在沂河战死！”/192

7. 狂妄的坂垣，被崔振伦打得拉稀。张克侠写完日记，兴高采烈地与卫士下了三盘棋。清晨，张自忠为38师的溃退忧心忡忡……/201
8. 智取茶叶山。血战刘家湖。战场奇观：日寇逃窜时，慌得连尸体上的耳朵和手指都来不及割！/211
9. 临沂大捷震惊中外。一份错误电报，使张自忠围歼坂本支队的天赐良机失之交臂。真怪！"皇军之狐"近来总是做噩梦。/224
10. 庞军战局万分危急！望着那张老泪纵横的脸颊，张自忠断然改变了主意。得知古城失守，张自忠勃然大怒。/236
11. "皇军之狐"怒气冲冲处死永野中佐。坂垣抽出那把沾满罪恶的军刀，对准了自己的腹部……张自忠大喜："临沂反击战，我们胜了！……"/246

第四章　红血洗过的战场

1. 屠刀砍向"天下第一庄"。汤恩伯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："校长吗？我……我是学生汤恩伯啊！"危难之际，李宗仁宴请孙连仲。/257
2. 池峰城面临"背水之战"！日军第一次攻击被我击退。白崇禧走到秘书跟前，低声说道："我想见一见中共方面的周恩来。"/269
3. 白崇禧对周恩来的建议极为赞赏。来到第五战区，"小诸葛"特意剃了个光头。"周恩来有眼光！"李宗仁兴奋得两眼灼灼发光……/277
4. 几门克虏伯野炮打得日军胆颤心惊。1193=0　一道奇特而又耻辱的等式。几百名士兵把上身脱得精光，如同潮水般地向小松林冲去……/287
5. 生与死在台儿庄拉着锯。池峰城对王冠五吼道："不准撤！台儿庄就是我们的坟墓！……"黄樵松抱着一挺机枪，冲进了敌阵。/295
6. 发生在大庙里的神奇故事。"中华民族万岁！……"枪声响了，烈士的英魂吓呆了群鬼。仗还没有打完，蒋介石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